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九百二十五 史部

宋史卷二百九十七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五十六

孔道輔 子宗翰 鞠詠 劉隨

曹脩古 郭勸 段少連

孔道輔字原魯初名延魯孔子四十五代孫也父勗進士及第為太平州推官以殿中丞通判廣州會真宗東

封躬詣孔子祠帝問宰相孔氏今孰為名者或言昜有治行即召對以為太常博士知曲阜縣初昜在廣州以清潔聞及被召蕃酋爭持寶貨以獻皆慰遣之後為御史臺推直官累遷祕書監分司南京管勾祖廟以尚書工部侍郎致仕後道輔卒年八十九道輔幼端重舉進士第為寧州軍事推官數與州將爭事有蛇出天慶觀真武殿中一郡以為神州將帥官屬往奠拜之欲上其事道輔徑前以笏擊蛇碎其首觀者初驚後莫不歎服

遷大理寺丞知仙源縣主孔子祠事孔氏故多放縱者道輔一繩以法上言廟制卑陋請加脩崇詔可再遷太常博士章獻太后臨朝召為左正言受命日論奏樞密使曹利用尚御藥羅崇勲竊弄威柄宜早斥去以清朝廷立對移刻太后可其言乃退未幾為直史館判三司理欠憑由司奉使契丹道除右司諫龍圖閣待制契丹宴使者優人以文宣王為戲道輔艴然徑出契丹使主客者邀道輔還坐且令謝之道輔正色曰中國與北朝

通好以禮文相接今俳優之徒慢侮先聖而不之禁北朝之過也道輔何謝契丹君臣默然又酌大巵謂曰方天寒飲此可以致和氣道輔曰不和固無害既還言者以為生事且開爭端仁宗問其故對曰契丹比為黒水所破勢甚蹙平時漢使至契丹輒為所侮若不較恐益慢中國帝然之歴判吏部流内銓糾察在京刑獄坐糾事不當出知鄆州徙青州還判流内銓遷尚書兵部員外郎復出知徐許二州徙應天府明道二年召為右諫

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孔道輔率諫官孫祖德范仲淹宋郊劉渙御史蔣堂郭勸楊偕馬絳段少連十人詣垂拱殿伏奏皇后天下之母不當輕議絀廢願賜對盡所言帝使內侍諭道輔等至中書令宰相呂夷簡以皇后當廢狀告之道輔語夷簡曰大臣之於帝后猶子事父母也父母不和可以諫止柰何順父出母乎夷簡曰廢后有漢唐故事道輔復曰人臣當道君以堯舜豈得引漢唐失德為法邪夷簡不答即奏言伏閤請對

非太平美事於是出道輔知泰州明日晨入至待漏閤有詔亟馳出城頃之徙徐州又徙兖州進龍圖閣直學士遷給事中在兖三年復入為御史中丞道輔性鯁挺特達遇事彈劾無所避出入風采肅然及再執憲權貴益忌之初道輔與其父里中儆郭贄舊宅居之有言於帝者曰道輔家近太廟出入傳呼非所以尊神明即詔道輔他徙集賢校理張宗古上言漢內史府在太廟堧垣中國朝以來廟垣下皆有官私第舍謂不須避帝出

宗古通判萊州道輔歎曰憸人之言入矣會受詔鞫馮
士元獄事連參知政事程琳宰相張士遜素惡琳而嫉
道輔不附已將逐之察帝有不悅琳意即謂道輔上顧
程公厚今為小人所誣見上為辨之道輔入對言琳罪
薄不足深治帝果怒以道輔朋黨大臣出知鄆州已而
道輔知為士遜所賣頗憤惋時大寒上道行至韋城發
病卒天下莫不以直道許之皇祐三年王素因對語及
道輔仁宗思其忠特贈尚書工部侍郎子宗翰

宗翰字周翰登進士第知仙源縣而為治有條理遇族人有恩不以私故骫法王珪司馬光皆上章論薦由通判陵州為夔峽轉運判官提點京東刑獄知虔州城濵章貢兩江歲為水齧宗翰伐石為址冶鐵錮之由是屹然詔書褒美歷陜揚洪兖州皆以治聞哲宗初立求言吏民上書以千數詔司馬光采閱其可用者十五人獨稱奬其二乃宗翰與王鞏也元祐初召為司農少卿遷鴻臚卿言孔子之後自漢以來有褒成奉聖宗聖之號

皆賜實封或縑帛以奉先祀至于國朝益加崇禮真宗東封臨幸賜子孫世襲公爵然兼領他官不在故郡於名為不正請自今襲封之人使終身在鄉里詔改衍聖公為奉聖公不領他職給廟學田萬畝賜國子監書立學官以誨其子弟進刑部侍郎屬疾求去以寶文閣待制知徐州未拜而卒

鞠詠字詠之開封人父勵尚書膳部員外郎廣南轉運使詠十歲而孤好學自立舉進士試祕書省校書郎知

錢塘縣改著作郎知山陰縣仁宗即位以太常博士召為監察御史錢惟演自亳州來朝圖入相詠言惟演憸險嘗與丁謂為婚姻緣此大用後揣知謂奸狀已萌懼牽連得禍因此力攻謂今若遂以為相必大失天下望太后遣内侍持奏示之惟演猶顧望不行詠語諫官劉隨曰若相惟演當取白麻廷毀之惟演聞乃亟去大安殿柱生芝草召羣臣就觀詠言陛下新即位河決未塞霖雨害稼宜思所以應灾變臣願陛下以援進忠良退

斥邪佞為國寶以訓勸兵農豐積倉廩為天瑞草木之怪何足尚哉時王欽若復相詠嫉欽若阿倚數睥睨其短欽若心惎之會詠兼左巡使率府率崇俊入朝失儀詠言崇俊少在邊今老矣此不足罪欽若奏詠廢朝廷儀出通判信州又坐鞫陳絳獄失實徙邵州欽若卒御史中丞王臻奏還詠殿中侍御史為三司鹽鐵判官曹利用貶死利用嘗所薦擢者多領兵守邊朝廷欲罷去之詠請一切毋治天聖六年夏大星晝隕有聲如雷詠

條五事上之因言太子少保致仕晁迥雖老而有器識宜蒙訪對其必有補又言三司使胡則丁謂黨也性貪巧不可任利權河北京師旱饑奏請出太倉米十萬石振饑民江淮制置使鍾離瑾因奏計多致東南物以賂權貴詠請御史臺劾狀帝面諭瑾亟還所部以尚書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權同判吏部流內銓為三司鹽鐵副使八年特置天章閣待制以詠及范諷為之判登聞檢院定國軍節度使張士遜入覲冀得再用詠

奏曰曹利用擅威福士遜與之共事相親厚援薦以至相位陛下以東宮僚屬用之臣願割舊恩伸公義趣使之藩士遜乃赴鎮明年詠卒嘗著道釋雜言數十篇别搆淨室以居自號深寧子

劉隨字仲豫開封考城人以進士及第為永康軍判官軍無城堞每伐巨木為柵壞輙以他木易之頗用民力隨因令環植楊柳數十萬株使相連屬以為限界民遂得不擾屬縣令受賕鬻獄轉運使李士衡託令於隨不

從士衡憤怒乃奏隨苛刻不堪從政罷歸不得調初西
南夷市馬入官苦吏誅索隨為繩按之既罷夷人數百
訴於轉運使曰吾父何在事聞乃得調後改大理寺丞
為詳斷官李溥以贓敗事連權貴有司希旨不窮治隨
請再劾之卒抵溥罪晁迥薦通判益州呂夷簡安撫川
陜又言其材以太常博士改右正言數月坐嘗為開封
府發解廵捕官而不察舉人私以策辭相授降監濟州
稅稍徙通判晉州還朝遷右司諫為三司戶部判官隨

在諌職數言事嘗言今之所切在於納諌其餘守常安靖而已又奏頻年水旱咎在執事大臣忿爭不和請察王欽若等所爭為辨曲直又因星變言國家本支蕃衍而安定王之外封策未行望擇賢者用唐故事增廣嗣王郡王之封以慰祖宗意時下詔蜀中選優人補教坊隨以為賤工不足辱詔書又劾奏江淮發運使鍾離瑾載奇花怪石數十艘納禁中及賂權貴累疏論丁謂姦邪不宜還之內地胡則謂之黨既以罪出陳州不當復

進職王欽若既死詔塑其像茅山列於仙官隨言欽若贓汚無忌憚考其行豈神仙耶宜察其妄又言李維以詞臣求换武職非所以勵廉節前後所論甚衆帝既益習天下事而太后猶未歸政隨請軍國常務專稟帝旨又諫太后不宜數幸外家太后不悅會隨請外出知濟州改起居郎久之遷尚書刑部員外郎入兼侍御史知雜事上言比年庶官僥倖請託或對見之際涕泗祈恩或績效甚微衒鬻要賞亦有藩翰之臣位尊職重表章

不遜請求靡厭按察之司燕安顧望以容奸為大體以
舉職為近名以巧詐為賢以恬退為拙以至貪殘者瀆
于貨財老疾者不知止足請行申儆之法朝廷為下詔
戒中外未幾權同判吏部流內銓以長定格從事吏不
得為奸改三司鹽鐵副使使契丹以病足痺辭不能拜
及還為有司劾奏奪一官出知信州徙宜州再遷工部
郎中知應天府召為戶部副使改天章閣待制不旬日
卒隨與孔道輔曹修古同時為言事官皆以清直聞隨

臨事明銳敢行在蜀人號為水晶燈籠初使契丹還會貶而官收所得馬十五乘既卒帝憐其家貧賜錢六十萬

曹脩古字述之建州建安人進士起家累遷祕書丞同判饒州宋綬薦其材召還以太常博士為監察御史上四事曰行法令審故事惜材力辨忠邪辭甚切至又奏唐貞觀中嘗下詔令致仕官班本品見任上欲其知恥而勇退也比有年餘八十尚任班行心力既衰官事何

補請下有司敕文武官年及七十上書自言特與遷官致仕仍從貞觀舊制即宿德勳賢自如故事因著為令脩古嘗偕三院御史十二人晨朝將至朝堂黃門一人行馬不避呵者止之反為所詈脩古奏前史稱御史臺尊則天子尊故事三院同行與知雜事同今黃門侮慢若此請付所司劾治帝聞立命笞之晏殊以笏擊人折齒脩古奏殊身任輔弼百僚所法而忿躁亡大臣體古者三公不按吏先朝陳恕於中書榜人即時罷黜請正

典刑以允公議司天監主簿苗舜臣等嘗言土宿留參太白晝見詔日官同考定及奏以謂土宿留參順不相犯太白晝見日未過午舜臣等坐妄言災變被罰脩古奏言日官所定希旨悅上未足為信今罰舜臣等其事甚小然恐人人自此畏避佞媚取容以災為福天變不告所損至大禁中以翡翠羽為服玩詔市於南越脩古以謂重傷物命且真宗時嘗禁採狨毛故事未遠命罷之時頗崇建塔廟議營金閣費不可勝計脩古極陳其

不可久之出知歙州徙南劒州復為開封府判官歷殿中侍御史擢尚書刑部員外郎知雜司事權同判吏部流内銓未踰月會太后兄子劉從德死録其姻戚至於廝役幾八十人龍圖閣直學士馬季良集賢校理錢曖皆縁遺奏超授官秩脩古與楊偕郭勸段少連交章論列太后怒下其章中書大臣請黜脩古知衢州餘以次貶太后以為責輕命皆削一官以脩古為工部員外郎同判杭州未行改知興化軍會赦復官卒脩古立朝慷

慨有風節當太后臨朝權倖用事人人顧望畏忌而脩古遇事輙言無所回撓既没人多惜之家貧不能歸葬賓佐賻錢五十萬季女泣白其母曰奈何以是累吾先人也卒拒不納太后崩帝思脩古忠特贈右諫議大夫賜其家錢二十萬録其壻劉勲為試將作監主簿脩古無子以兄子覲為後覲知封州儂智高亂死之見忠義傳弟脩睦性廉介自立與脩古同時舉進士有聲鄉里累官尚書都官員外郎知邵武軍御史中丞杜衍薦以

為侍御史歲餘改司封員外郎出知壽州徙泉州坐失舉奪一官罷去後以知吉州不行上書請老不聽分司南京未幾致仕年五十一章得象表其高詔還所奪官卒曹氏自脩古以直諒聞其女子亦能不累於利至覲又能死其官而脩睦亦恬於仕進不待老而歸世以是賢之

郭勸字仲褒鄆州須城人舉進士授寧化軍判官累遷太常博士通判密州特遷尚書屯田員外郎梓州路轉

運判官以母老固辭復為博士通判萊州州民霍亮為仇人誣罪死吏受賕傅致之勸為辨理得免擢殿中侍御史時宋綬出知應天府杜衍在荆南勸言綬有辭學衍清直不宜處外又言武勝軍節度使錢惟演遷延不赴陳州覬望相位弟惟濟任觀察使定州總管自請就遷留後胡則以罪罷三司使乃遷工部侍郎集賢院學士請趣惟演上道罷惟濟兵權追則除命又論劉從德遺奏恩濫貶太常博士監維州稅改祠部員外郎知萊

州月餘復為侍御史判三司鹽鐵勾院郭皇后廢議選納陳氏勸進諫曰正家以正天下自后妃始郭氏非有大故不當廢陳氏非世閥不可以儷宸極疏入后已廢而陳氏議遂寢遷兵部員外郎兼起居舍人同知諫院馬季良自貶所求致仕朝廷從之勸言致仕所以待賢者豈負罪貶黜之人可得請追還敕誥又言發運使劉承德獻輪扇浴器大率以媚上也請付外毀以戒邪佞趙元昊襲父位以勸為官告使所遺百萬悉拒不受還

兼侍御史知雜事權判流内銓遷工部郎中度支副使拜天章閣待制知延州元昊將山遇率其族來歸且言元昊將反勸與兵馬鈐轄李渭議自德明納貢四十年有内附者未嘗留乃奏卻之是冬元昊果反遣其使稱偽官來勸視其表函猶稱臣因上奏曰元昊雖僭中國名號然尚稱臣可漸以禮屈之願與大臣熟議遂落職知齊州改淄州數月移磁州元昊益侵邊闗陜擾攘言者猶指勸不當絶山遇事又降兵部員外郎丁母憂起

復知鳳翔府尋復侍制召權戶部副使以龍圖閣直學
士知滑州再遷兵部郎中徙滄州又徙成德軍盜起甘
陵徙鄆州既而知成德軍韓琦言勸所遣將張忠劉遵
平賊功皆第一特詔奬諭未幾召為翰林侍讀學士復
判流内銓改左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遷給事中辭不
受而請贈其祖萊陽令寧遂以為尚書祠部員外郎衛
士有相惡者陰置刃衣篋中從勾當皇城司楊景宗入
禁門既而為閽者所得景宗輙隱不以聞勸請先治景

宗罪章再上不聽又廷爭累日卒貶景宗祀明堂將加恩中外官勸就齋次帥羣御史求對不許又極論之是年復為侍讀學士同知通進銀臺司勸性廉儉居無長物嘗謂諸子曰顏魯公云生得五品服章紱任子為齋郎足矣及再為侍讀曰吾起諸生志不過郡守今年七十列侍從可以歸矣遂用元日拜章三上不得謝賜銀使市田宅後二年卒子源明治平中為太常博士會御史知雜事呂誨等奏彈中書議追崇濮安懿王典禮非

是被黜以源明補監察御史裏行源明乞免除命請追
誨等遂聽免後以職方員外郎知單州卒
段少連字希逸開封人其母嘗夢鳳集家庭寤而生少
連及長美姿表倜儻有識度舉服勤詞學為試祕書省
校書郎知崇陽縣崇陽劇邑自張詠為令有治狀其後
惟少連能繼其風迹權杭州觀察判官預校道經改祕
書省著作佐郎歷知崇城名山金華三縣以本省丞為
審刑院詳議官張士遜守江寧辟通判府事還為御史

臺推直官遷太常博士論劉從德遺奏恩濫降祕書丞監漣水軍酒稅復為博士通判天雄軍太后崩召為殿中侍御史與孔道輔等伏閤言郭皇后不當廢少連坐贖復上疏曰陛下親政以來進用直臣開闢言路天下無不歡欣一旦以諫官御史伏閤遽行黜責中外皆以為非陛下意蓋執政大臣假天威以出道輔仲淹而斷來者之説也竊覩戒諭曰今有章宜如故事密上毋得羣詣殿門請對且伏閤上疏豈非故事今遽絶之則國

家復有大事誰敢旅進而言者昔唐陽城王仲舒伏閤
雪陸贄崔元亮叩殿陛理宋申錫前史以為美事今陛
下未忍廢黜皇后而兩府列狀議降為妃諫官御史安
敢緘默陛下深惟道輔等所言為阿黨乎為忠亮乎疏
入不報又上疏曰高明粹清凝德無累者天之道也氛
祲蔽翳晦明偶差乃陰陽之沴爾象天德者君之體也
治陰陽者臣之職也陛下秉一德臨萬方有生之類莫
不浸涵德澤而氛祲蔽翳偶差晦明以累聖德者由大

臣懷禄而不諫小臣畏罪而不言臣獨何人敢貢狂瞽竊痛陛下履仁聖之具美乏骨鯁之良輔因成不忍之忿又稽不逺之復臣是以瀝肝膽披情愫為陛下廓清氛祲蔽翳之累易曰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詩云刑于寡妻以御于家邦若然則君天下脩化本者莫不自内而刑外也况聞入道降妃之議出自臣下且后妃有罪黜則告宗廟廢則為庶人安有不示之於天下不告之於祖宗而陰行臣下之議乎且皇后以小

過降為妃則臣下之婦有小過者亦當降為妾矣比抗
章請對不蒙賜召豈非奸邪之臣離間陛下耶臣等赴
中書時執政之臣謂后有妬忌之行始議入道終降為
妃兼云有上封者慮后不利於聖躬故築高垣置在別
館臣等備言中外之議以為未可願速降明詔復中宮
位號以安民心翌日詔出乃云中宮有過掖庭具知特
示涵容未行遽黜置之別館俾自省脩供給之間一切
如故臣未審黜置別館為后為妃詔書不言安所取信

況皇后事陛下一紀有餘而輔臣倉卒以降黜之議惑於宸聽搢紳循默無敢為陛下言者臣所謂氛祲蔽翳以累聖德者蓋臣職有曠爾臣竊恐奸邪之人引漢武幽陳皇后故事以謟惑陛下且漢武驕奢淫縱之主固不足踵其行事而為人臣者思致君如堯舜豈致君如漢武哉今皇后置於別館必恐懼脩省陛下仁恕之德施於天下而獨不加於中宮乎願詔復中宮位號杜絶非間待之如初天地以正陰陽以和人神共懽豈不美

哉陛下苟為邪臣所蔽不加省察臣恐高宗王后之枉
必見於他日宮闈不正之亂未測於將來惟聖神慮焉
未幾除開封府判官改尚書刑部員外郎直集賢院為
三司度支判官出為兩浙轉運副使舊使者所至郡縣
索簿書不暇殫閱往往委之吏胥吏胥持以為貨少連
命郡縣上簿書悉緘識遇事間指取一二自閱擿其非
是者按之餘不及閱者全緘識以還由是吏不能為奸
而州縣簿書莫敢不治矣部吏有過召詰曰聞子所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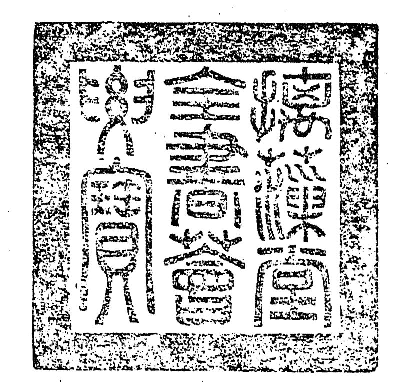
若此有之乎有當告我我容汝自新苟以為無吾不使善人被謗即為汝辨明矣吏不敢欺皆以實對少連每得其情諄諄戒飭使去後有能自改過者猶保任之秀州獄死無罪人時少連在杭吏畏恐聚謀偽為死者服罪款未及綴屬少連已拏舟入城訊獄吏具服請罪以為神明是時鄭向守杭無治才訟者不服往往自州出徑趨少連少連一言處決莫不盡其理徙使淮南兼發運司事加兵部員外郎又徙陜西駙馬都尉柴宗慶知

陜州縱其下撓民少連入境劾奏之入兼侍御史知雜事踰月為度支三司副使河東地震奉使安撫還擢工部郎中天章閣待制知廣州時元昊反范仲淹薦少連才堪將帥遷龍圖閣直學士知涇州改渭州命未至而卒少連通敏有才遇事無大小決遣如流不為權勢所屈既卒仁宗歎息之

論曰古人有言山有猛獸藜藿為之不採當天聖明道間天子富於春秋母后稱制而內外肅然紀綱具舉朝

政亡大闕失奸人不得以自肆者繇言路得人故也是時孔道輔鞠詠劉隨曹修古迭為諫官御史郭勸段少連繼之皆侃侃正色遇事輒言雖被斥逐不更其守及既親政道輔勸少連復任言責郭后之廢引議慷慨人主責大臣其氣益壯遺風餘烈天下至今稱之詩所謂邦之司直其庶幾歟

宋史卷二百九十七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裴謙

謄録監生臣劉銓瑛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宋史卷二百九十八
九

詳校官編修臣王天祿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九百二十六 史部

宋史卷二百九十八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五十七

彭乘　嵇穎　梅摯　司馬池 子旦 從子里 曾孫朴

李及　燕肅 子度 孫瑛　蔣堂　劉夔　馬亮

陳希亮

彭乘字利建益州華陽人少以好學稱州里進士及第

嘗與同年生登相國寺閣皆瞻顧鄉關有從宦之樂乘獨西望悵然曰親老矣安敢舍晨昏之奉而圖一身之榮乎翌日奏乞侍養居數日授漢陽軍判官遂得請以歸久之有薦其文行者召試為館閣校勘固辭還家後復除鳳州團練推官天禧初用寇準薦為館閣校勘改天平軍節度推官預校正南北史隋書改祕書省著作佐郎遷本省丞集賢校理懇求便親得知普州蜀人得守鄉郡自乘始普人鮮知學乘為興學召其子弟為生

員教育之乘父卒既葬有甘露降于墓栢人以爲孝感服除知荆門軍改太常博士召還同判尚書刑部出知安州徙提點京西刑獄改夔州路轉運司會土賊田忠霸誘下溪州蠻將内寇乘適按郡至境大集邊吏勒兵下山以備賊賊遁去因遣人間之其黨斬忠霸夷其家召脩起居注擢知制誥累遷工部郎中入翰林爲學士領吏部流内銓三班院爲羣牧使既病仁宗勅太醫診視賜以禁中珍劑卒賜白金三百兩御史知雜何郯論

請贈官不許詔一子給奉終喪初脩起居注缺中書舍人而乘在選中帝指乘曰此老儒也雅有恬退名無以易之及召見諭曰卿先朝舊臣久補外而未嘗自言對曰臣生孤遠自量其分安敢過有所望帝頗嘉之乘質重寡言性純孝不喜事生業聚書萬餘卷皆手自刊校蜀中所傳書多出於乘晚歲歷典贊命而文辭少工云

嵇穎字公實應天宋城人父適嘗為石首主簿民有父子坐重繫府檄適按之抵其父於法而子獲免父死假

人言曰主簿仁人也行且生賢子後必大明年頴生天聖中進士及第授蔡州團練判官王曽知青州徙天雄軍皆辟為從事後用曽薦還太子中允為集賢校理歴開封府推官三司度支判官同脩起居注擢知制誥累遷尚書兵部員外郎召入翰林為學士未及謝卒詔以誥敕襲衣金帶鞍勒馬賜其家頴舉進士時王曽張知白相繼為南京留守見頴謹厚篤學謂其子弟曰若曹師表也張堯封嘗從頴學所為文多留頴家其後堯封

女入禁中為脩媛甚被寵幸令其弟化基詣潁求編次其父稾為序以獻之潁不答亦不以獻

梅摯字公儀成都新繁人進士起家大理評事知藍田上元縣徙知昭州通判蘇州二浙饑官貸種食已而督償頗急摯言借貸本以行惠乃重困民詔緩輸期慶歴中擢殿中侍御史時數有災異引洪範上變戒曰王省惟歲謂王總羣吏如歲四時有不順則省其職今日食于春地震于夏雨水于秋一歲而變及三時此天意以

陛下省職未至而丁寧戒告也伊洛暴漲漂廬舍海水
入台州殺人民浙江潰防黄河溢埽所謂水不潤下陛
下宜躬責脩德以回上帝之眷佑陰不勝陽則災異衰
止而盛德日起矣徙開封府推官遷判官僧常瑩以簡
札達宮人輦官鄭玉醉呼毆徼廵卒皆釋不問摯請悉
杖配之改度支判官進侍御史論石元孫不死行陳繫
縲以還國之辱也不斬無以厲邊臣再奏不報李用和
除宣徽使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摯言國初杜審瓊亦

帝舅也官止大將軍李繼隆累有戰功晚年始拜使相祖宗慎名器如此今不宜急授無功以戶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權判大理寺言權陝西轉運使張堯佐非才繇宫掖以進恐上累聖德及奏減資政殿學士員召待制官同議政復百官轉對帝謂大臣曰梅摯言事有體以為戶部副使會宴契丹使紫宸殿三司副使當坐殿東廡下同列有謂典宴例坐殿上而大宴當止殿門外爾因不即坐與劉湜陳洎趨出降知海州徙蘇州

入為度支副使初河北歲饑三司益漕江淮米餉河北後江淮饑有司尚責其數摯奏減之擢天章閣待制陝西都轉運使還判吏部流內銓進龍圖閣學士知滑州州歲備河調丁壯伐灘葦摯以疲民奏用州兵代之河大漲將決夜率官屬督工徒完隄水不為患詔獎其勞勾當三班院同知貢舉請知杭州帝賜詩寵行累遷右諫議大夫徙江寧府又徙河中卒摯性淳靜不為矯厲之行政迹如其為人平居未嘗問生業喜為詩多警句

有奏議四十餘篇

司馬池字和中自言晉安平獻王孚後征東大將軍陽葬安邑瀾洄曲後魏析安邑置夏縣遂為縣人池少喪父家貲數十萬悉推諸父而自力讀書時議者以蒲版竇津大陽路官運鹽回遠聞乃開峪口道自聞喜逾山而抵垣曲咸以為便池謂人曰昔人何為捨逕而就迂殆必有未便者衆不以為然未幾山水暴至鹽車人牛盡没入河衆乃服舉進士當試殿庭而報母亡友匿其

書池心動夜不能寐曰吾母素多疾家豈無有異乎行至宮城門徘徊不能入因語其友而友止以母疾告遂號慟而歸後中第授永寧主簿出入乘驢與令相惡池以公事謁令令南向踞坐不起池挽令西向偶坐論事不為少屈歷建德郫縣尉蜀人妄言戍兵叛蠻將入寇富人爭瘞金銀逃山谷間令閭丘夢松假他事上府主簿稱疾不出池攝縣事會上元張燈乃縱民遊觀凡三夕民心遂安調鄭州防禦判官知光山縣禁中營造詔

諸州調竹木州符期三日畢輸池以土不產大竹轉市蘄黃非三日可致乃更與民自為期約過不輸者罪之既而輸竹先諸縣盛度薦於朝改祕書省著作佐郎監安豐酒稅徙知小溪縣劉煜知河南府辟知司錄參軍事歲餘通判留守司樞密使曹利用奏為羣牧判官辭不就朝廷固授之利用嘗委括大臣所負進馬價池曰令之不行由上犯之公所負尚多不先輸何以趣他人利用驚曰吏紿我已輸矣亟命送官數日而諸負者皆

入利用貶其黨畏罪從而毀短者甚衆池獨颺言于朝稱利用枉朝廷卒不問會詔百官轉對池言唐制門下省詔書之出有不便者得以封還今門下雖有封駁之名而詔書一切自中書以下非所以防過舉也內侍皇甫繼明給事章獻太后閤兼領估馬司自言估馬有羨利乞遷官事下羣牧司閱無羨利繼明方用事自制置使以下皆欲附會為奏池獨不可除開封府推官敕至閤門為繼明黨所沮罷知耀州擢利州路轉運使知鳳

翔府召知諫院上表懇辭仁宗謂宰相曰人皆嗜進而池獨嗜退亦難能也加直史館復知鳳翔有疑獄上讞大理輒復下掾屬惶遽引咎池曰長吏者政事所繇非諸君過乃獨承其罪有詔勿劾岐陽鎮巡檢夜飲富民家所部卒執之俾為約不敢復督士卒而後釋其縛池捕首惡誅之巡檢亦坐廢累遷尚書兵部員外郎遂兼侍御史知雜事嘗言陝西用兵無宿將劉平好自用而少智謀必誤大事後平果敗更戸部度支鹽鐵副使歲

滿中書進名帝曰是固辭諫官者擢天章閣待制知河
中府徙同州又徙杭州池性質易不飾厨傳剸劇非所
長又不知吳俗以是謗譏聞朝廷轉運使江鈞張從革
劾池決事不當十餘條及稽留德音降知虢州初轉運
使既奏池會吏有盜官銀器械州獄自陳為鈞掌私厨
出所賣過半又越州通判載私物盜稅乃從革之姻遣
人私請或謂池可舉劾以報仇池曰吾不為也人稱其
長者徙知晉州卒子旦光光自有傳從子里

旦字伯康清直敏强雖小事必審思度不中不釋以父任為祕書省校書郎歴鄭縣主簿鄭有婦藺訟奪人田者家多金錢市黨買吏合為奸謾十年不決旦取案一閱情僞立見黜吏十數輩究者以直又井元慶豪欺鄉里莫敢誰何旦擒致于法時旦年尚少上下易之自是驚服吏捕蝗因縁擾民旦言蝗民之仇宜聽自捕輸之官後著為令丁内外艱服除監饒州永平鑄錢監知祁縣天大旱人乏食羣盜剽敓富家巨室至以兵自備旦

召富者開以禍福於是爭出粟減直以糶猶不失其贏饑者獲濟盜患亦弭舉監在京百萬倉時祁隸太原以太原留不召通判乾州未行舉監在京雜物庫知宜興縣其民嚚訟旦每獄必窮根株痛繩之校繫縣門民稍以詆冒為耻市貫大溪賈昌朝所作長橋壞廢歲久旦勸民葺復不勞而成時王安石守常州開運河調夫諸縣旦言役大而亟民有不勝則其患非徒不可就而已請令諸縣歲遞一役雖緩必成安石不聽秋大霖雨民

苦之多自經死役竟罷歷知梁山軍安州旦治郡有大體所施設取於適理便事再監鳳翔太平宫以熙寧八年致仕歷官十七遷至大中大夫元祐二年卒年八十二旦澹薄無欲奉養苟完人不見其貴與弟光尤友愛終始人無間言光居洛旦居夏縣皆有園沼勝槩光歲一往省旦旦亦間至洛視光凡光平時所與論天下事旦有助焉及光被門下侍郎召固辭不拜旦引大義語之曰生平誦堯舜之道思致其君今時可而違非進退

之正也先幡然就位方是時天下懼光之終不出及聞此皆欣然稱旦曰長者之言也英宗即位例以親屬入賀得官時旦在梁山諸孫未仕者皆不遣惟遣其從兄子禀旦與人交以信義喜周其急嘗有以罪免官貧不能存者月分俸濟之其人無以報願以女為妾旦驚謝之亟出妻奩中物使嫁之旦生於丙午與文彥博程公珦席汝言為同年會賦詩繪像世以為盛事比唐九老三子良試將作監主簿富永承議郎陜州通判宏陳留

令宏子朴

里字昭遠進士釋褐授威勝軍判官改大理寺丞罷籍為鄜延經略使奏通判鄜州州將武人不法里平居與之驩甚臨事正色力爭不少假借性廉靜質直所至有惠政每罷官至京師未嘗有所謁視審官榜久闕人所不取者乃受之而去後知乾州為太常少卿而卒

朴字文季少育于外祖范純仁紹聖黨事起父宏上書論辨得罪純仁責永州疾失明客至必令朴導以見時

方七歲進揖應對如成人客皆驚嘆以純仁遺恩為官
宏死徒跣負柩還調晉寧軍士曹參軍通判不法轉運
使王似諷朴伺其過朴不可曰下吏而陷長官不唯亂
常人且不食吾餘矣死不敢奉教似賢而薦之靖康初
入為虞部右司員外郎金人次汴郊命朴使之二酋問
朴家世具以告喜曰賢者之後也待之加禮乃吐腹心
諭以亟求講解朴復命任事者疑不決都城陷欽宗思
朴之言以為兵部侍郎二帝將北遷又貽書請存立趙

氏金人憚之挾以北去且悉取其孥開封儀曹趙㽘為匿其長子倬於蜀故得免建炎登極赦至燕朴私令齎詣徽宗為人所告金主憐其忠釋之徽宗崩朴與奉使朱弁在燕共議制服弁欲先請朴曰為臣子聞君父喪當致其哀尚何請設請而不許奈何遂服斬衰朝夕哭金人亦義而不問又遣朱松年間行以金人情實歸報宋因王倫出使持黄金賜朴倫還言金命朴為行臺左丞朴辭而止益重之後卒於真定訃聞詔稱其忠節顯

著贈兵部尚書謚曰忠潔

李及字幼幾其先范陽人後徙鄭州父覃左拾遺及舉進士再調昇州觀察推官寇準薦其才擢大理寺丞知興化軍以殿中丞通判曹州州民趙諫者素無賴持郡短長縱為姦利及受命諫在京師乃謁及及不之見慢罵而去投匿名書誣及因以毁朝政會上封者發諫事命轉運使與及察其狀及條上諫前後所為不道詔御史劾得其實斬於都市及由是知名擢知隴州初置提

點刑獄内出及與陳綱二人名付中書明日以綱使河北及使陜西特遷一官還判三司磨勘司出知鳳翔府徙延州除三司户部副使為淮南轉運使累遷太常少卿知秦州議者以及謹厚非守邊才及至秦州州將吏亦頗易之會有禁卒白晝攫婦人金釵於市吏執以來及方坐觀書召之使前略加詰問其人服罪及亟命斬之觀書如故於是將士皆驚服改左司郎中樞密直學士以右諫議大夫召還勾當三班院再遷尚書工部侍

郎歷知杭州鄆州應天河南府召拜御史中丞卒年七十特贈禮部尚書謚恭惠及資質清介所治簡嚴喜慰薦下吏而樂道人之善在杭州惡其風俗輕靡不事宴游一日冒雪出郊衆謂當置酒召客乃獨造林逋清談至暮而歸居官數年未嘗市吴中物比去唯市白樂天集在河南杜衍為提點刑獄間與衍會而具甚疎薄他日中貴人用事者至亦無加品衍歎其清德娶張氏性嫉悍及嘗生子鞠之外舍張固請歸保養之乃會親屬

以子擊堂柱碎其首及遂無子以弟之子為後

燕肅字穆之青州益都人父峻慷慨任俠楊光遠反時率其屬迎符彦卿遂家曹州肅少孤貧游學舉進士補鳳翔府觀察推官寇凖知府事薦改祕書省著作佐郎知臨邛縣縣民嘗苦吏追擾肅削木為牘民訟有連逮者書其姓名使自召之皆如期至知考城縣通判河南府召為監察御史凖方知河南奏留之遷中侍御史提點廣南西路刑獄遷侍御史徙廣南東路還為丁謂所

惡出知越州徙明州俗輕悍喜鬭肅下令獨罪先毆者於是鬭者為息直昭文館為定王府記室參軍判尚書刑部建言京師大辟一覆奏而州郡之獄有疑及情可憫者上請多為法司所駁乃得不應奏之罪願如京師死許覆奏遂詔疑獄及情可憫者上請語在刑法志其後大辟上請者多得貸議自肅始擢龍圖閣待制權知審刑院知梓州還同糾察在京刑獄再判刑部累遷左諫議大夫知亳州徙清州屬歲歉命兼京東安撫使入

判太常寺兼大理寺復知審刑肅言舊太常鐘磬皆設色每三歲親祠則重飾之歲既久所塗積厚聲益不協乃詔與李照宋祁同按王朴律即剡滌考擊合以律凖試於後苑聲皆協又詔與章得象馮元詳刻漏進龍圖閣直學士知潁州徙鄧州官至禮部侍郎致仕卒肅喜為詩其多至數千篇性精巧能畫入妙品圖山水罨布濃淡意象微遠尤善為古木折竹嘗造指南記里鼓二車及欹器以獻又上蓮花漏法詔司天臺考於鐘鼓樓

下云不與崇天歷合然肅所至皆刻石以記其法州郡用之以候昏曉世推其精密在明州為海潮圖著海潮論二篇子度孫瑛

度字唐卿登進士第知陳留縣京東蝗年饑盜發度勸邑豪出粟六萬以濟民又行保伍法以察盜善狀日聞通判永興軍三司使王堯臣舉為戶部判官以伐閱淺始命權發遣遂為故事出知滑滑與黎陽對境河埽下臨魏郡霖潦暴至薪芻不屬度曰魏實為河朔根本不

可坐視成敗悉以所儲茭楗禦之埽賴以不潰復為戶
部判官歲皇祐甲午益州言歲在甲午蜀再亂今又值
之民為戚戚乃命度出使備不虞還奏無足慮權河北
轉運副使六塔河決坐貶秩知蔡州徙福州閩故多盜
度請假事權制攝一道遂加兵馬鈐轄入為戶部副使
以右諫議大夫知潭州卒年七十度有心計凡六佐大
農慶歷中三司請榷河北鹽度言川陜不榷酒河北不
禁鹽此祖宗順民俗不易之制也榷之非是會張方平

亦論之議遂寢
瑛字仁叔以蔭為瑕邱尉縣人習為盜瑛榜諭曰今平民或呼以盜必怒見詞色顧乃舍耕稼本業為人所不肯為者及陷於罪則終身不齒於鄉閭尉不忍以是待汝盜感悟為稍弭累遷太府丞開封少尹歷廣東轉運判官進副使加直祕閣時方尚老氏教瑛言守臣任滿考課乞以興崇教法拯葺道宮為善最從之連進直龍圖閣時瑛在嶺嶠七年括南海犀珠香藥奉宰相內侍

人目之為香燕遂以徽猷閣待制提舉醴泉觀拜戶部侍郎徽宗賜書仁人義士之家以表之蓋取王安石頌其曽大父肅詩語也轉開封尹賜進士出身兼侍讀且將大用後以御史言瑛不能撥煩戢奸吏致賊殺不辜罷為龍圖閣直學士未數月為戶部尚書靖康初以龍圖閣學士知河陽金兵入寇三城當兵衝瑛至未及備而兵騎大集乘鋭攻城瑛不能禦將出奔為亂兵所害年五十建炎初賜端明殿學士

蔣堂字希魯常州宜興人擢進士第為楚州團練推官滿歲吏部引對真宗覽所試判善之特授大理寺丞知臨川縣縣富人李甲多為不法前令莫能制堂戒諭不悛白州以兵索其家得僭乘輿物置于死歷通判眉許吉楚州以太常博士知泗州召為監察御史禁中火有司請究所起多引宮人屬吏堂言火起無迹安知非天意也陛下宜脩德應變有司乃欲歸咎宮人以之屬吏何求不可而遂賜之死是重天譴也詔原之論奏郭皇

后不當廢坐贖再遷侍御史判三司度支句院出為江南東路轉運使徙淮南兼江南發運事時廢發運使上封者屢以為非便堂言唐裴耀卿劉晏第五琦李巽裴休皆嘗為江淮河南轉運使不聞別置使名國朝卞衮王嗣宗劉師道亦止為轉運兼領發運司事而歲輸京師常足時雖用其議後卒復在江淮歲薦部吏二百人或謂曰一有謬舉且得罪何以多為堂曰十得二三亦足報國坐失按蘄州王蒙正故入部吏死罪降知越州

州之鑑湖馬臻所為溉田八千頃食利者萬家前守建言聽民自占多為豪右所侵堂奏復之徙蘇州入判刑部徙户部勾院歷户部度支鹽鐵副使安撫梓夔路擢天章閣待制江淮制置發運使先是發運使上計造大舟數十載江湖物入遺京師權貴堂曰吾豈為此歲入自可附驛奏也前後五年未嘗一至京師就除河東路都轉運使未行知洪州改應天府累遷左司郎中知杭州以樞密直學士知益州慶歷初詔天下建學漢文翁

石室在孔子廟中堂因廣其舍為學宫選屬官以教諸生士人翕然稱之楊日嚴在蜀有能名堂素不樂之於是節遊宴減厨傳專尚寛縱頗變日嚴之政又建銅壺閣其制宏敞而材不預具功既半乃伐喬木于蜀先主惠陵江瀆祠又毀后土及劉禪祠蜀人浸不悅獄訟滋多久之或以為私官妓徙河中府又徙杭州蘇州以尚書禮部侍郎致仕卒特贈吏部侍郎堂為人清脩純飭遇事毅然不屈貧而樂施好學工文辭延譽晚進至老

不倦尤嗜作詩有吳門集二十卷

劉夔字道元建州崇安人進士中第補廣德軍判官累遷尚書屯田員外郎權侍御史李照改製大樂鐘磬夔以為樂之大本與政化通不當輕易其器願擇博學之士以補鄉丞凡四方妄獻說以要進者請一切罷之帝善其言歷三司戸部判官判度支勾院江西兩浙淮南轉運使加直史館知陜州改太常少卿知廣州所至有廉名權三司度支副使桂陽監蠻唐和寇邊以右諫議

大夫龍圖閣直學士知潭州兼湖南安撫使初至遣人諭蠻酋使降不從乃舉兵擊敗和于銀江源進破其巢穴蠻逃遁遠去前將以帛購蠻首至是有持首取購者按問乃輒殺平民誅之而罷購州境獲安還權判吏部流内銓知審刑院河北大水民流入京東為盜詔增京東守備帝問誰可守鄆者宰相以夔對進給事中樞密直學士以往至鄆發廪振饑民賴全活者甚衆盜賊衰息賜書褒諭大臣議欲脩復河故道夔極言其不可遂

罷遷工部侍郎知福州州請解官入武夷山為道士弗許
知建州尋告老遂以戶部侍郎致仕英宗即位遷吏部
卒年八十三夔嘗過江東見二囚繫累年矣問之曰前
此殺吉州掾徐咸疑二人者夔為言於朝釋之後果得
眞盜嘗遇隱者得養生術遂蔬食及獨居退處一閤家
人罕見其面至老手足耳目强明如少壯時不治財産
所收私田有餘穀則以振鄉里貧人前死數日自作遺
表以祿賜所餘分親族告其家人曰某日吾死矣如期

而死無子

馬亮字叔明廬州合肥人舉進士為大理評事知蕪湖縣再遷殿中丞通判常州吏民有因緣亡失官錢籍其貲猶不足以償妻子連逮者至數百人亮縱去緩與之期不踰月盡輸所負羅處約使江東以亮治行聞擢知濮州會諸路轉運司置糾察刑獄官以福建路命亮覆訊冤獄全活者數十人遷太常博士知福州蘇易簡薦亮才任繁劇召還同提點三司都勾院磨勘憑由司久

之出知饒州州豪白氏多執吏短長嘗殺人以赦免愈

鷙橫為閭里患亮發其奸誅之部中畏懾州有鑄錢監

匠多而銅錫不給亮請分其工之半別置監于池州歲

增鑄緡錢十萬遷殿中侍御史眞宗即位上書言陛下

初政軍賞宜速而所在不時給請遣使分督之又赦書

蠲除州縣逋負而有司趣責愈急宜如赦推恩以寛民

故事以親王尹開封地尊勢重嫌隙易生願鑒其繇以

示保全親愛之道契丹仍歲南侵河朔蕭然請脩好以

息邊民帝善其言以亮為可用王均反以為西川轉運副使賊平主將邀功誅殺不已亮全活千餘人城中米斗千錢亮出廩米裁其價人賴以濟召問蜀事會械送賊詿誤者八十九人至闕下執政欲盡誅之亮曰愚民脅從此特百之一二餘竄伏山林者衆今不貸之反側之人聞風疑懼一唱再起是滅一均生一均也帝悟悉宥之加直史館復遣還部時諸州鹽井歲久泉涸而官督所負課繫捕者州數百人亮盡釋繫者而奏廢其井

又除屬部舊逋官物二百餘萬還知潭州屬縣有亡命卒剽攻爲鄉閭患人共謀殺之事覺法當死者四人亮貸之曰爲民去害而反坐以死罪非法意也徙昇州行次江州屬歲旱民饑湖湘漕米數十舟適至亮移文守將發以振貧民因奏瀕江諸郡皆大歉而吏不之救願罷官糴令民轉粟以相賙以右諫議大夫知廣州時宜州陳進初平而澄海兵從進反者家屬二百餘人法當配隸亮悉置不問鹽户逋課質其妻子於富室悉取

以還其家海舶久不至使招來之明年至者倍其初珍貨大集朝廷遣中使賜宴以勞之是歲東封亮敦諭大食陁婆離蒲含沙貢方物泰山下歷知虔洪二州江陵府再遷尚書工部侍郎復知昇州徙杭州加集賢院學士先是江濤大溢調兵築堤而工未就詔問所以捍江之策亮褒詔禱伍員祠下明日潮為之却出横沙數里隄遂成入為御史中丞建言士民父祖未葬而析居請自今未葬者毋得輒析明年改兵部侍郎知廬州徙江

陵又徙江寧府仁宗初拜尚書右丞復知廬州召判尚書都省兼知審刑院遷工部尚書知亳州又遷江寧府以太子少保致仕卒贈尚書右僕射亮有智略敏於政事然其所至無廉稱吕夷簡少時從其父蒙亨為縣福州亮見而奇之妻以女妻劉恚曰嫁女當與縣令兒邪亮曰非爾所知也陳執中梁適為京官田況宋庠及其弟祁為童子時亮皆厚遇之曰是後必大顯世以亮為知人亮卒時夷簡在相位有司謚曰忠肅人不以為是

也子仲甫為天章閣待制

陳希亮字公弼其先京兆人唐廣明中違難遷眉州青神之東山希亮幼孤好學年十六將從師其兄難之使治錢息三十餘萬希亮悉召取錢者焚其劵而去業成乃召兄子庸諭使學遂俱中天聖八年進士第里人表其閭曰三儁初為大理評事知長沙縣有僧海印國師出入章獻皇后家與諸貴人交通恃勢據民地人莫敢正視希亮捕治寘諸法一縣大聳郴州竹場有偽為劵

給輸戶送官者事覺輸戶當死希亮察其非辜出之已而果得其造偽者再遷殿中丞徙知鄠縣老吏曹腆侮法以希亮年少易之希亮視事首得其罪腆叩頭出血願自新希亮戒而捨之卒為善吏巫覡歲歛民財祭鬼謂之春齋否則有火災民訛言有緋衣三老人行火希亮禁之民不敢犯火亦不作毀淫祠數百區勒巫為農者七十餘家及罷去父老送之出境泣曰公去我緋衣老人復出矣遷太常博士有言郴獄活人死罪賜五品

服初蜀人官蜀不得通判州事希亮以母老願折資為縣侍親於是知臨津縣母終服除為開封府司錄司事福勝塔火官欲更造度用錢三萬希亮言陝西用兵願以此餽軍詔罷之青州民趙禹上書言趙元昊必反宰相以禹狂言徙建州元昊果反禹訟所部不受亡至京自理宰相怒下開封獄希亮言禹可賞不可罪爭不已上釋禹賞為徐州推官且欲以希亮為御史會外戚沈元吉以奸盜殺人希亮一問得實自驚仆死沈氏訴之

詔御史劾希亮及諸掾吏希亮曰殺此賊者獨我耳遂引罪坐廢朞年盜起京西殺守令富弼薦希亮可用起知房州州素無兵備民凜凜欲亡去希亮以牢城卒雜山河戶得數百人日夜部勒聲振山南民恃以安殿侍雷甲以兵百餘人逐盜竹山甲不能戢所至為暴或疑為盜告希亮盜入境且及門希亮即勒兵阻水拒之命持滿無得發士皆植立如偶人甲射之不動乃下馬拜請死曰初不知公官軍也吏士皆欲斬甲以徇希亮獨

治為暴者十餘人使甲以捕盜自贖時劇賊党軍子方
張轉運使使供奉官崔德贇捕之德贇既失党軍子遂
圍竹山民賊所嘗舍者曰向氏殺父子三人梟首南陽
市曰此党軍子也希亮察其寃下德贇獄未服党軍子
獲於商州詔賜向氏帛復其家流德贇通州或言華陰
人張元走夏州為元昊謀臣詔徙其族百餘口於房譏
察出入饑寒且死希亮曰元事虛實不可知使誠有之
為國者終不顧家徒堅其為賊耳此又皆其踈屬無罪

乃密以聞詔釋之老幼哭希亮庭下曰今當還故鄉然奈何去父母乎遂畫希亮像祠焉代還執政欲以為大理少卿希亮曰法吏守文非所願願得一郡以自效乃以為宿州州跨汴為橋水與橋爭常壞舟希亮始作飛橋無柱以便往來詔賜縑以褒之仍下其法自畿邑至于泗州皆為飛橋皇祐元年移滑州奏事殿上仁宗勞之曰知卿疾惡無懲沈氏子事未行詔提舉河北便糴都轉運使魏瓘劾希亮擅增損物價已而瓘除龍圖閣

學士知開封府希亮乞廷辨既對仁宗直希亮奪璀職知越州且欲用希亮希亮言臣與轉運使不和不得為無罪力請還滑會河溢魚池埽且決希亮悉召河上使者發禁兵捍之廬於所當決吏民涕泣更諫希亮堅臥不動水亦去人比之王尊是歲盜起宛句晝刼張郭鎮執濮州通判井淵仁宗以為憂問執政可用者未及對仁宗曰朕得之矣乃以希亮為曹州不逾月悉擒其黨淮南饑安撫轉運使皆言壽春守王正民不任職正民

坐免詔希亮乘傳代之轉運使調里胥米而蠲其役凡十三萬石謂之折役米米翔貴民益饑希亮至除之且表其事旁郡皆得除又言正民無罪職事辦治詔復以正民為鄂州久之徙知廬州虎翼軍士屯壽春者以謀反誅遷其餘不反者數百人於廬皆自疑不安一日有竊入府舍將為不利者希亮笑曰此必醉耳貸而流之盡以其餘給左右使令且以守倉庫人為之懼希亮益加親信皆感德指心誓為希亮死改提點刑獄江東遷

度支郎中徙河北嘉祐二年入為開封府判官改判三司戶部勾院朝廷以三司事冗簿書留滯乃命希亮又兼開拆司榮州鬻鹽凡十八井歲久澹竭有司責課如初民破產籍沒者三百餘家希亮為言還其所籍歲蠲三十餘萬斤三司簿書滯留者自天禧以來末帳六百有四明道以來生事二百一十二萬希亮日夜課吏凡九月去其三之二度支吏不時勾希亮杖之副使以希亮擅決罰由是事復滯會接伴契丹使還自請補外乃

以為京西轉運使賜三品服石塘河役兵叛其首周元
自稱周大王震動汝洛間希亮聞之即日輕騎出按吏
請以兵從希亮不許其賊二十四人道遇希亮以希亮
輕出意色閑和不能測遂相與列訴道周希亮徐問其
所苦命一老兵押之曰以是付葉縣聽吾命旣至令曰
汝以自首皆無罪然必有首謀者衆不敢隱乃斬元以
徇流軍校一人餘悉遣赴役如初遷京東轉運使維州
參軍王康赴官道博平大猾有號截道虎者毆康及其

女幾死吏不敢問希亮移捕甚急卒流海島又刼吏故縱坐免者數人徐州守暴苛以細過籍民産數十家獲小盜使必自誣抵死希亮言其狀卒以廢去數上章請老不允移知鳳翔倉粟支十二年主者以腐敗爲憂歲饑希亮發十二萬石貸民有司懼爲擅發希亮身任之是秋大熟以新易舊官民皆便于闐使者入朝過秦州經略使以客禮享之使者驕甚留月餘壞傳舍什器縱其徒入市掠飲食民戶皆晝閉希亮聞之曰吾嘗主契

丹使得其情使者初不敢暴横皆譯者教之吾痛繩以法譯者懼其使不敢動矣况此小國乎乃使教練使持符告譯者曰入吾境有秋毫不如法吾且斬若取軍令狀以還使者至羅拜庭下希亮命坐兩廊飲食之護出其境無一人譁者英宗即位遷太常少卿獄有盜法當死僚官持不可久之盜殺守吏遁去希亮以前議讞于朝而希亮之議是僚官懼欲以事中希亮希亮自顧無有其事始州郡以酒相餉例皆私有之而法不可希亮

以遺游士之貧者旣而曰此亦私也以家財償之遂借此上書自劾求去不已坐是分司西京未幾致仕卒年六十四希亮嘗夢異人按圖而告之年至是果然贈工部侍郎希亮為人清勁寡欲不假人以色自王公貴人皆嚴憚之見義勇發不計禍福所至奸民猾吏易心改行不改者必誅然出於仁恕故嚴而不殘少與蜀人宋輔游輔卒於京母老子端平幼希亮養其母終身以女妻端平使同諸子學卒登進士第四子恱度支郎中恪

滑州推官恂大理寺丞慥字季常少時使酒好劒用財如糞土慕朱家郭解為人閭里之俠皆宗之在岐下嘗從兩騎挾二矢與蘇軾遊西山鵲起於前使騎逐而射之不獲乃怒馬獨出一發得之因與軾馬上論用兵及古今成敗自謂一世豪士稍壯折節讀書欲以此馳騁當世然終不遇洛陽園宅壯麗與公侯等河北有田歲得帛千匹晚年皆棄不取遯於光黄間曰岐亭庵居蔬食徒步往來山中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不與世相

聞人莫識也見其所著帽方屋而高曰此豈古方山冠之遺像乎因謂之方山子及蘇軾謫黃過岐亭識之人始知為慥云

論曰乗雅恬退瀕不阿貴戚有儒者之風摯淳靜而不矯池質易而長厚肅議法平恕及堂夔清脩自守蓋侍從之選也希亮為政嚴而不殘其良吏與馬亮饒才智而寡廉稱士論以此惜之

宋史卷二百九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九百二十七 史部

宋史卷二百九十九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五十八

狄棐子遵度　郎簡　孫祖德　張若谷　石揚休

祖士衡　李垂　張洞　李仕衡　李溥

胡則　薛顏　許元　鍾離瑾　孫沖

崔嶧　田瑜　施昌言

狄棐字輔之潭州長沙人少隨父官徐州以文謁路振振器愛之妻以女舉進士甲科以大理評事知分宜縣歷開封府司録知壁州道長安為寇準所厚準復入相乃薦通判益州擢開封府判官歷京西益州路轉運江淮制置發運使累遷太常少卿知廣州加直昭文館代還不以南海物自隨人稱其廉拜右諫議大夫龍圖閣直學士權判吏部流内銓出知滑州進給事中徙天雄軍會給郊賞帛不善士卒譁譟趣府門棐不能治事聞

命侍御史劉夔按視未及境衆不自安棐馳白夔請給以行河事夔至與轉運使李絳誅首惡數人棐坐罷懦降知隨州徙同州勾當三班院進樞密直學士歴知陝鄭州河中河南府復判流内銓出知揚州未行卒有狄國賓者仁傑之後分仁傑告身與棐棐奏録國賓一官而自稱仁傑十四世孫棐在河中時有中貴人過郡言將援棐於上前棐答以他語退謂所親曰吾湘潭一寒士今官侍從可以老而自汚耶其為政愷悌不為表暴

死之日家無餘貲子遵度字元規少頴悟篤志於學每讀書意有所得即仰屋瞪視人呼之弗聞也少舉進士一斥於有司恥不復為以父任為襄縣主簿居數月棄去好為古文著春秋雜説多所發明嘗患時學靡敝作擬皇太子册文除侍御史制裴晉公傳人多稱之尤嗜杜甫詩嘗讚其集一夕夢見甫為誦世所未見詩及覺纔記十餘字遵度足成之為佳城篇後數月卒有集十二卷

郎簡字叔廉杭州臨安人幼孤貧借書録之多至成誦進士及第補試祕書省校書郎知寧國縣徙福清令縣有石塘陂歲久湮塞募民浚築溉廢田百餘頃邑人為立生祠調隨州推官及引對真宗曰簡歷官無過而無一人薦是必恬於進者特改祕書省著作佐郎知分宜縣徙知竇州縣吏死子幼贅婿偽為券冐有其貲及子長屢訴不得直乃訟于朝下簡劾治簡示以舊牘曰此爾翁書耶曰然又取偽券示之弗類也始伏罪徙藤州

興學養士一變其俗縢自是始有舉進士者通判海州提點利州路刑獄官罷知泉州累遷尚書度支員外郎廣南東路轉運使擢祕書少監知廣州捕斬賊馮佐臣入判大理寺出知越州復歸判尚書刑部出知江寧府歷右諫議大夫給事中知揚州徙明州以尚書工部侍郎致仕祀明堂遷刑部卒年八十有九特贈吏部侍郎簡性和易喜賓客即錢塘城北治園廬自號武林居士道引服餌晚歲顏如丹尤好醫術人有疾多自處方以

療之有集驗方數十行于世一日謂其子絜曰吾退居十五年未嘗小不懌今意倦豈不逝歟就寢而絶幼從學四明朱頔長學文於沈天錫既仕均奉資之後二人亡又訪其子孫為主婚嫁平居宴語惟以宣上德救民患為意孫沔知杭州榜其里門曰德壽坊然在廣州無廉稱蓋為絜所累絜終尚書都官員外郎

孫祖德字延仲濰州北海人父航監察御史淮南轉運祖德進士及第調濠州推官校勘館閣書籍時校勘官

不為常職滿歲而去改大理寺丞知榆次縣上書言刑法重輕以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西京留守司方冬苦寒詔罷内外工作而錢惟演督脩天津橋格詔不下祖德曰詔書可稽留耶卒白罷役入為殿中侍御史遷侍御史章獻太后春秋高疾加劇祖德請還政已而疾少間祖德大恐及太后崩諸嘗言還政者多進用遂擢尚書兵部員外郎兼起居舍人知諫院言郭皇后不當廢獲罪以贖論久之遷天章閣待制時三司判官許申因

宦官閻文應獻計以藥化鐵成銅可鑄錢裨國用祖德言偽銅法所禁而官自為是教民欺也固爭之出知兖徐蔡州永興軍徙鳳翔府請置鄉兵改龍圖閣直學士知梓州累遷右諫議大夫知河中府歷陳許蔡潞鄆亳州應天府以疾得潁州除吏部侍郎致仕卒有論事七卷祖德少清約及致仕娶富人妻以規有其財已而妻悍反資以財而出之子珪江東轉運使

張若谷字德繇南劒沙縣人進士及第為巴州軍事推

官會蜀寇掠隣郡若谷攝州事率衆為守禦備賊乃引去調全州軍事推官入見真宗識其名顧曰是嘗在巴州禦賊者耶特改大理寺丞知濛陽縣三司言廣寧監歲鑄緡錢四十萬其主監宜擇人乃以命若谷歲餘所鑄贏三十萬緡擢知處州歷江湖淮南益州路轉運江淮制置發運使入為三司度支鹽鐵副使累遷右諫議大夫知并州先是麟府歲以繒錦市蕃部馬前守輒罷之若谷以為互市所以利戎落而通邊情且中國得戰

馬亟罷之則猜阻不安奏復市如故而馬入歲增提舉諸司庫務權判大理寺進樞密直學士歷知澶州成德軍揚州江寧府入知審官院糾察在京刑獄知通進銀臺司應天府改龍圖閣學士徙杭州會歲饑斥餘廪為糜粥賑救之權判吏部流内銓知洪州累官至尚書左丞致仕若谷素為宰相張士遜引拔然所至亦自有循良跡不激訐取名云

石揚休字昌言其先江都人唐兵部郎中仲覽之後後

徙京兆七代祖藏用右羽林大將軍明於歷數嘗召家人謂曰天下將有變而蜀爲最安處及去依其親眉州刺史李澋遂爲眉州人揚休少孤力學進士高第爲同州觀察推官遷著作佐郎知中牟縣縣當國西門衣冠往來之衝也地瘠民貧賦役煩重富人隷太常爲樂工僥倖免役者凡六十餘家揚休請悉罷之改祕書丞爲祕閣校理開封府推官累遷尚書祠部員外郎歷三司度支鹽鐵判官坐前在開封嘗失盜出知宿州頃之召

入為度支判官脩起居注初記注官與講讀諸儒皆得侍坐邇英閣揚休奏史官記言動當立以侍從其言判鹽鐵勾院以刑部員外郎知制誥同判太常寺初內出香祠温成廟帝誤書名稱臣揚休言此奉宗廟禮有司承誤不以聞帝嘉之兼勾當三班院為宗正寺脩玉牒官遷工部郎中未及謝卒揚休喜閒放平居養猿鶴玩圖書吟詠自適與家人言未嘗及朝廷事及卒發楮中所得上封事十餘章其大略請增諫官以廣言路置五

經博士使學者專其業出御史按察諸道以防壅蔽復齒胄之禮以強宗室擇守令重農桑禁奢侈皆有補於時者然揚休為人慎默世未常以能言待之也至於詰命尤非所長平生好殖財因使契丹道感寒毒得風痹謁告歸鄉別墳墓揚休初在鄉時衣食不足徒步去家十八年後以從官還鄉里疇昔同貧窶之人尚在皆曰昌言來必賙我矣揚休卒不揮一金反遍受里中富人金以去

祖士衡字平叔蔡州上蔡人少孤博學有文為李宗諤所知妻以兄子楊億謂劉筠曰祖士衡辭學日新後生可畏也舉進士甲科授大理評事通判蘄州再遷殿中丞直集賢院改右正言戶部判官未幾提舉在京諸司庫務遷起居舍人注釋御集檢閱官遂知制誥為史館脩撰糾察在京刑獄同知通進銀臺司天聖初以附丁謂落職知吉州言者又以在郡不脩飭復降監江州稅士衡兒時過外家有僧善相見之語人曰是兒神骨秀

異他日有名于時若年過四十當位極人臣年三十九卒于官

李垂字舜工聊城人咸平中登進士第上兵制將制書自湖州録事參軍召為崇文校勘累遷著作郎館閣校理上導河形勝書三卷欲復九河故道時論重之又累脩起居注丁謂執政垂未嘗往謁或問其故垂曰謂為宰相不以公道副天下望而恃權怙勢觀其所為必遊朱崖吾不欲在其黨中謂聞而惡之罷知亳州遷潁晉

絳三州明道中還朝閤門袛候李康伯謂曰舜工文學議論稱於天下諸公欲用為知制誥但宰相以舜工未嘗相識盍一往見之垂曰我若昔謁丁崖州則乾興初已為翰林學士矣今已老大見大臣不公常欲面折之焉能趨炎附熱看人眉睫以冀推輓乎道之不行命也執政知之出知均州卒年六十九五子仲昌最知名銳於進取嘗獻計脩六塔河無功自殿中丞責英州文學參軍

張洞字仲通開封祥符人父惟簡太常少卿洞為人長大眉目如畫自幼開悟卓犖不羣惟簡異之抱以訪里之卜者曰郎君生甚奇必在策名後當以文學政事顯既誦書日數千言為文甚敏未冠嶤然有聲遇事慷慨自許以有為時趙元昊叛擾邊關隴蕭然困於飛輓且屢喪師仁宗太息思聞中外之謀洞以布衣求上方略召試舍人院擢試將作監主簿尋舉進士中第調漣水軍判官遭親喪去再調頼州推官民劉甲者強弟柳使

鞭其婦既而投杖夫婦相持而泣甲怒逼柳使再鞭之
婦以無罪死吏當夫極法知州歐陽脩欲從之洞曰律
以教令者為首夫為從且非其意不當死衆不聽洞即
稱疾不出不得已讞於朝果如洞言脩甚重之晏殊知
永興軍奏管勾機宜文字殊儒臣喜客游其門者皆名
士尤深敬洞改大理丞知鞏縣會殊留守西京復奏知
司録殊晚節驟用刑幕府無敢言洞平居與殊賦詩飲
酒傾倒無不至當事有官責持議甚堅殊為沮止洞亦

自以不負其知樞密副使高若訥參知政事吳育薦其文學宜為館職召試學士院充祕閣校理判祠部時天下戸口日蕃民去為僧者衆洞奏至和元年敕增歲度僧舊敕諸路三百人度一人後率百人度一人又文武官内臣墳墓得置寺擬放近歲滋廣若以勲勞宜假之者當依古給戸守冢禁毋樵採而已令祠部帳至三十餘萬僧失不裁損後不勝其弊朝廷用其言始三分減一知太常禮院宰相陳執中將葬洞與同列謚為榮靈

其孫訴之詔孫抃等復議改曰恭洞駁奏執中位宰相無功德而罪戾多生不能正法以黜之死猶當正名以誅之竟從抃等議初皇后郭氏忤旨得罪廢没後仁宗悔之詔追復其號二十餘年矣至是有司請祔於廟知制誥劉敞以謂春秋書禘于太廟用致夫人致者不宜致也且古者不二嫡當許其號不許其禮洞奏后嘗母天下無大過惡中外所知陛下既察其偶失恭順洗之於既没猶曰不許其禮於義無當且廢后立后何嫌於

嫡此當時大臣護已然之失乖正名之典而敞復引春秋用致夫人按左氏哀姜之惡所不忍道而二傳有非嫡之辭敞議非是若從變禮尚當別立廟不行轉太常博士判登聞鼓院仁宗方嚮儒術洞在館閣久數有建明仁宗以為知經會覆攷進士崇政殿因賜飛白善經字寵之洞獻詩謝復賜詔奬諭出知棣州轉尚書祠部員外郎河北地當六塔之衝者歲決溢病民田水退強者遂冐占弱者耕居無所洞奏一切官為標給蠲其租

以綏新集河北東路民富蠶桑契丹謂之綾絹州朝廷以為内地不慮洞奏今滄景契丹可入之道兵守多缺契丹時以販鹽為名舟往來境上此不可不察願度形勢置帥增屯戍以控扼之時天下久安薦紳崇尚虛名以寛厚沉默為德於事無所補洞以謂非朝廷福又謂諫官持諫以震人主不數年至顯仕此何為者當重其任而緩其遷使端良之士不亟易而浮躁者絶意致書歐陽脩極論之召權開封府推官英宗即位轉度支員

外郎英宗哀疚或經旬不御正殿洞上言陛下春秋鼎盛初嗣大統豈宜久屈剛健自比沖幼之主當躬萬幾攬羣材以稱先帝付畀之意厭元元之望大臣亦以為言遂聽政命攷試開封進士既罷進賦題曰孝慈則忠時方議濮安懿王稱皇事英宗曰張洞意諷朕宰相韓琦進曰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英宗意解詔訊祁國公宗説獄宗説恃近屬貴驕不道獄具英宗以為辱國不欲暴其惡洞曰宗説罪在不宥雖然陛下將懲惡

而難暴之獨以其坑不辜數人置諸法可矣英宗喜曰卿知大體洞因言唐宗室多賢宰相名士蓋其知學問使然國家本支蕃衍無親疎一切厚廪之不使知辛苦婢妾聲伎無多寡之限至滅禮義極嗜欲貸之則亂公共之法刑之則傷骨肉之愛宜因秩品立制度更選老成教授之宗室緣是怨洞痛詆訾言上亦起藩邸賴察之不罪也轉司封員外郎權三司度支判官對便殿稱旨英宗遂欲進用大臣忌之出為江西轉運使江西薦

饑徵民積歲賦洞為奏免之又民輸油絹不中度者舊
責以滿匹洞命計尺寸輸錢民便之移淮南轉運使轉
工部郎中淮南地不宜麥民艱於所輸洞復命輸錢官
為糴麥不踰時而足洞在棣時夢人稱敕召者既出如
拜官然顧視旌旗吏卒羅于庭至是夢之如初自以年
不能永教諸子部分家事未幾卒年四十九
李仕衡字天均秦州成紀人後家京兆府進士及第調
鄠縣主簿田重進守京兆命仕衡鞫死囚五人活者四

人重進即其家謂曰子有陰施此門當高大之徒知彭
山縣就加大理評事遷光禄寺丞父益以不法誅仕衡
亦坐除名後會赦寇準薦其材盡復其官領渭橋輦運
通判邠州再遷秘書丞徙知劒州王均反仕衡度州兵
不足守即棄城焚芻粟輦金帛東守劒門既而賊陷漢
州攻劒州州空無所資即趨劒門仕衡預招賊衆得千
餘人待之不疑賊將至與鈐轄裴臻迎擊之斬首數千
級乃乘驛入奏擢尚書度支員外郎賜服緋魚已而使

者言仕衡嘗棄城降監虔州稅召還判三司鹽鐵勾院度支使梁鼎言商人入粟于邊率高其直而售以解鹽商利益博國用日耗請調丁夫轉粟而輦鹽諸州官自鬻之歲可得緡錢三十萬仕衡曰安邊無大於息民今不得已而調斂之又增以轉粟輓鹽之役欲其不困何可得哉不聽遂行鼎議而關中大擾乃罷鼎度支使以仕衡為荆湖北路轉運使徙陜西初歲出内帑緡錢三十萬助陜西軍費仕衡言歲計可自辦遂罷給真宗謁

陵寢因幸洛仕衡獻粟五十萬斛又以三十萬斛餽京西朝廷以爲材召爲度支副使上言關右既弛鹽禁而永興同華耀四州猶率賣鹽年額錢請減十之四詔悉除之累遷司封郎中爲河北轉運使又奏罷内帑所助緡錢百萬建言河北歲給諸軍帛七十萬而民艱於得錢悉預假於里豪出倍償之息以是工機之利愈薄方春民不足請户給錢至夏輸帛則民獲利而官用足矣詔優其直仍推其法于天下封泰山獻錢帛芻糧各十

萬見于行宫遷右諌議大夫祀汾陰又助錢帛三十萬
乃命同林特提舉西京陝西轉運事權知永興軍進給
事中踰月以樞密院直學士知益州頃之河北闕軍儲
議者以為仕衡前過助封祀眞宗聞之以為河北都
轉運使駕如亳州又貢絲綿縑帛各二十萬後集粟塞
下至鉅萬斛或言粟腐不可食朝廷遣使取視之而粟
不腐也棣州汚下若水患仕衡奏徙州西北七十里既
而大水没故城丈餘南郊復進錢帛八十萬先是每有

大禮仕衡必以所部供軍物為貢言者以為不實仕衡乃條析進六十萬皆上供者二十萬即其羡餘帝不之罪謂王旦曰仕衡應猝有材人欲以此中之然朝廷所須隨大小即辦亦其所長也明年旱蝗發積粟賑民又移五萬斛濟京西遷尚書工部侍郎權知天雄軍民有盜爪傷主者法當死仕衡以歲饑奏貸之盜起淄青間遷刑部侍郎知青州前守捕羣盜妻子寘棘圍中仕衡至悉縱罷之使去未幾其徒有梟賊首至者入為三司

使帝作寛財利論以賜之乃更陜西入粟法使民得受錢與茶舊市羊及木責吏送京師而羊多道死木至湍險處往往漂失吏至破産不能償仕衡乃許吏私附羊免其算使得補死者聽民自採木輸官用入粟法償其直遷吏部侍郎仁宗即位拜尚書左丞以足疾改同州觀察使知陳州州大水築大隄以障水患徙頴州復知陳州曹利用仕衡婿也利用被罪降仕衡左龍武軍大將軍分司西京歲餘改左衛大將軍卒其後諸子訴其

父有勞於國非意左遷詔追復同州觀察使仕衡前後管計事二十年雖才智過人然素貪家貲至累鉅萬建大第長安里中嚴若官府子丕緒廕補將作監主簿及仕衡歸老丕緒時為尚書虞部員外郎請解官就養朝廷以為郎故事不許請削一官乃聽未幾還之居十餘年仕衡死服除久之不出大臣為言起簽書永興軍節度判官事歷通判永興軍同州知解州與元府華州累遷司農卿致仕卒丕緒居官廉靜不為矯激家多圖書

集歷代石刻為數百卷藏之

李溥河南人初為三司小吏陰狡多智數時天下新定太宗厲精政事嘗論及財賦欲有所更革引三司吏二十七人對便殿問以職事溥詢其目請退而條上命至中書列七十一事以聞四十四事即日行之餘下三司議可否於是帝以溥等為能語輔臣曰朕嘗諭陳恕等如溥輩雖無學至於金穀利害必能究知本末宜假以色辭誘令開陳而恕等强愎自用莫肯詢問吕端對曰

耕當問奴織當問婢寇凖曰孔子入太廟每事問蓋以貴下賤先有司之義也帝以為然悉擢溥等以官賜錢幣有差溥為左侍禁提點三司孔目官請著内外百官諸軍奉禄為定式加閤門祗候催運陜西糧草赴清遠軍還提舉在京倉草場勾當北作坊齊州大水壞民廬舍欲徙州城未決命溥往視遂徙城而還又與李仕衡使陜西增酒榷緡錢歳二十五萬三遷崇儀使景德中茶法既弊命與林特劉承珪更定法募人入金帛京師

入芻粟塞下與東南茶皆倍其數即以溥制置江淮等路茶鹽礬稅兼發運事使推行之歲課緡錢果增其舊特等皆受賞溥時已為發運副使遷為使仍改西京作坊使然茶法行之數年課復損於舊江淮歲運米輸京師舊止五百餘萬斛至溥乃增至六百萬而諸路猶有餘蓄高郵軍新開湖水散漫多風濤溥令漕舟東下者還過泗州因載石輸湖中積為長隄自是舟行無患累遷北作坊使時營建玉清昭應宫溥與丁謂相表裏盡

括東南巧匠遣詣京且多致奇木怪石以傅會帝意建安軍鑄玉皇聖祖溥典其事丁謂言溥蔬食者周歲而溥亦數奏祥應遂以為迎奉聖像都監領順州刺史遷獎州團練使溥自言江淮歲入茶視舊額增五百七十餘萬斤并言漕舟舊以使臣若軍大將人掌一綱多侵盜自溥併三綱為一以三人共主之使更相司察大中祥符九年初運米一百二十五萬石纔失二百石會溥當代詔留再任特遷宮苑使初譙縣尉陳齊論榷茶法

溥薦齊任京官御史中丞王嗣宗方判吏部銓言齊豪民子不可用真宗以問執政馮拯對曰若用有材豈限貧富帝曰卿言是也因稱溥畏愼小心言事未嘗不中利害以故任之益不疑然溥久專利權内倚丁謂所言輒聽帝嘗語執政曰羣臣上書論事法官輒沮之云非有大益無改舊章然則何以廣言路王旦對曰法制數更則詔令牴牾故重於變易因言溥嘗請盜販茶鹽者贓仗皆没官已可之矣帝曰此特畏溥之强不敢退卻

自今雖小吏言亦宜詳究行之溥既專且貪繇是寖為不法發運使黄震條其罪狀以聞罷知潭州命御史鞫治得溥私役兵為姻家林特起第附官舟販竹木奸贓十數事未論決會赦貶忠武軍節度副使仁宗即位起知淮陽軍歷光黄二州復以贓敗貶蔡州團練副使久之監徐州利國監以千牛衛將軍致仕卒

胡則字子正婺州永康人果敢有材氣以進士起家補許田縣尉再調憲州録事參軍時靈夏用兵轉運使索

湘命則部送芻糧為一月計則曰為百日備尚恐不支奈何為一月邪湘懼無以給遣則遂入奏太宗因問以邊策對稱旨顧左右曰州縣豈乏人命記姓名中書後李繼隆討賊久不解湘語則曰徼子幾敗我事一日繼隆移文轉運司曰兵且深入糧有繼乎則告湘曰彼師老將歸欲以糧乏之為辭耳姑以有餘報之已而果為則所料湘為河北轉運使奏改祕書省著作佐郎簽書貝州觀察判官事後以太常博士提舉兩浙榷茶就知睦

州徙温州歲餘提舉江南路銀銅場鑄錢監得吏所匿銅數萬斤吏懼且死則曰馬伏波哀重囚而縱之吾豈重貨而輕數人之生乎籍為羡餘不之罪改江淮制置發運使累遷尚書戶部員外郎真宗幸亳還擢三司度支副使初丁謂舉進士客許田則厚遇之謂貴顯故則驟進用至是謂罷政事出則為京西轉運使遷禮部郎中部内民訛言相驚至遣使安撫乃定坐是徙廣西路轉運使有番舶遭風至瓊州且告食乏不能去則命貸

錢三百萬吏白夷人狡詐又風波不可期則曰彼以急難投我可拒而不與邪已而償所貸如期又按宜州重辟十九人為辨活者九人復為發運使累遷太常少卿乾寧初坐丁謂黨降知信州徙福州以右諫議大夫知杭州入權吏部流内銓坐失舉復為太常少卿知池州未行復諫議大夫知永興軍徙河北都轉運使以給事中權三司使通京東西陝西鹽法人便之初則在河北殿中侍御史王沿嘗就則假官舟販鹽又以其子為名

祈買酒場至是張宗誨擿發之按驗得實出則知陳州踰月授工部侍郎集賢院學士劉隨上疏言則奸邪貪濫聞天下比命知池州不肯行今以罪去驟加美職何以風勸在位後徙杭州再遷兵部侍郎致仕卒則無廉名喜交結尚風義丁謂貶崖州賓客隨散落獨則間遣人至海上饋問如平日在福州時前守陳絳嘗延蜀人龍昌期為衆人講易得錢十萬絳既坐罪遂自成都械昌期至則破械館以賓禮出俸錢為償之昌期者嘗註

易詩書論語孝經陰符經老子其說詭誕穿鑿至詆斥周公初用薦者補國子四門助教文彦博守成都召置府學奏改祕書省校書郎後以殿中丞致仕著書百餘卷嘉祐中詔取其書昌期時年八十餘野服自詣京師賜緋魚絹百匹歐陽脩言其異端害道不當推奬奪所賜服罷歸卒

薛顔字彦回河中萬泉人舉三禮中第為嘉州司戸參軍代還引見太宗顧問之對稱旨改將作監丞監華州

酒稅以秘書省著作佐郎使夔峽疏決刑獄還改太子左贊善大夫知雲安軍徙渝閬二州擢三司鹽鐵判官河北計置糧草初丁謂招撫溪蠻有威惠部人愛之留五年詔謂自舉代謂薦顔為峽路轉運使累遷尚書虞部員外郎始孟氏據蜀徙夔州于東山據峽以拒王師而民居不便也顔為復其故城宜州陳進反命勾當廣南東西路轉運司事賊平遷金部員外郎改河東轉運使祀汾陰徙陝西河中浮橋歳為水所敗顔即北岸釃

上流為支渠以殺水怒因取渠水溉其旁田民頗利之坊州募人鍊礬歲久課益重至有破産被繫不能償者顔奏罷坊礬則晉礬當大售後如其策徙河北歴知河陽杭徐州累遷光禄少卿以少府監知江寧府邏者晝刼人反執平人以告顔視其色動曰若真盜也械之果引伏轉右諫議大夫知河南府仁宗即位遷給事中丁謂分司西京以顔雅與善徙知應天府又徙耀州部有豪姓李甲結客數十人號没命社少不如意則推一人

以死鬭之積數年為鄉人患莫敢發顏至大索其黨會赦當免特杖甲流海上餘悉籍于軍以光禄卿分司西京卒于家嘗屬杜衍為墓誌衍却之仁宗聞其事他日謂衍曰薛顏有醜行卿不欲誌其墓誠清識也孫向自有傳

許元字子春宣州宣城人以父蔭為太廟齋郎改大理寺丞累遷國子博士監在京榷貨務三門發運判官元為吏强敏尤能商財利慶歷中江淮歲漕不給京師乏

軍儲參知政事范仲淹薦元可獨倚辦擢江淮制置發運判官至則悉發瀕江州縣藏粟所在留三月食遠近以次相輔引千餘艘轉漕而西未幾京師足食朝廷以為任職就遷副使遂以尚書主客員外郎為使進金部特賜進士出身遷侍御史嘗欲與施昌言分行二浙江南調發軍食仁宗聞之語輔臣曰東南歲比不登民力匱乏嘗詔損歲漕百萬石而元與昌言乃更欲分道而出是必誅求疲民以自為功非朕志也下詔戒飭既而

元欲專六路財賦收羨餘以媚三司憚諸部不從請以六路轉運司自隷既可之矣而轉運使多論其罪事遂寢擢天章閣待制再遷郎中以疾請還歷知揚越秦州辛元在江淮十三年以聚斂刻剥為能急於進取多聚珍奇以賂遺京師權貴尤為王堯臣所知發運使治所在真州衣冠之求官舟者日數十輩元視勢家貴族立權巨艦與之即小官惸獨伺候歲月有不能得人以是憤怨而元自以為當然無所愧憚

鍾離瑾字公瑜廬州合肥人舉進士為簡州推官以殿中丞通判益州建言州郡旣上雨後雖凶旱多隱之以成前奏請令監司劾其不實者擢開封府推官出提點兩浙刑獄衢潤州饑聚餓者食之頗廢農作請發米二萬斛賑給家毋過一斛後徙淮南轉運副使歴京西河東河北轉運使改江淮制置發運使殿直王乙者請自揚州召伯埭東至瓜州濬河百二十里以廢二埭詔瑾規度以工大不可就止置牐召伯埭旁人以為利屢遷

尚書刑部郎中為三司戶部副使除龍圖閣待制權知
開封府未踰月得疾仁宗封藥賜之使未及門而卒
孫沖字升伯趙州平棘人舉明經歷古田青陽尉鹽山
麗水主簿嘗併喪父母去官有司循五代故事必六年
乃聽調沖援古制以書干宰相不納後舉進士登甲科
授將作監丞歷通判晉絳保州坐與保州守爭事降監
吉州酒麴還太常博士河決棣州知天雄軍寇準請徙
州治河命沖往按視還言徙州動民亦未免治堤不若

塞河為便遂以沖知棣州自秋至春凡四決沖皆塞之就除殿中侍御史準為樞密使卒徙州信陽而沖坐守護河堤過嚴民輸送往來堤上者輒榜之為使者論奏徙知襄州沖復上疏論徙州非便著河書以獻會京西蝗真宗遣中使督捕至襄怒沖不出迎乃奏蝗唯襄為甚而州將日置酒無邺民意帝怒命即州置獄沖得屬縣言歲稔狀馳驛上之時使者猶未還帝悟為追使者笞之以侍御史為京西轉運塞滑州決河權知滑州參

知政事魯宗道總河事用太常博士李渭策欲盛夏興役沖言徒費薪楗困人力雖塞必決遂罷知河陽累遷刑部郎中歷湖北河東轉運使會南郊賞賜軍士而汾州廣勇軍所得帛不逮他軍一軍大譟捽守佐堂下刼之約與善帛乃免城中戒備遣兵圍廣勇營沖適至命解圍弛備置酒張樂推首惡十六人斬之遂定初守佐以亂軍所約者上聞詔給善帛使者至潞沖促之還曰以亂而得所欲是愈誘之亂也卒留不與入判登聞鼓

院以目疾改兵部郎中直史館知河中府徙潞州復為河東轉運使遷太常少卿擢右諫議大夫復知潞州遷翰林院學士及徙同州權西京留司御史臺遷給事中喪明卒沖為吏所至以强幹稱能任鉤距多得事情然無家法晚節尤寡廉聲孫永自有傳

崔嶧字之才京兆長安人進士及第累官尚書職方員外郎知遂州建議瞿塘峽置關如劒門以察奸人事既施行徙提點刑獄嘉陵江歲調民丁治堤堨嶧更用州

兵代其役文州蕃卒數剽攻邊戶守臣慮生事多以牛
酒和遣嶀請守臣歲時得行邊益募勇壯伺其發一切
捕擊之後無復內寇就除轉運使歷三司戶部判官河
東轉運使會更錢法潞州民大擾推其首惡誅之人心
遂定後為戶部副使以右諫議大夫為河東都轉運使
遷給事中還糾察在京刑獄諫官御史言宰相陳執中
縱嬖妾殺婢命按治嶀以為執中自以婢不恪笞之死
非妾殺之頗左右執中即授龍圖閣待制知慶州羌井

坑族亂潛兵討平歷知同州鳳翔府改工部侍郎集賢院學士知河中府嶧所至貪奸比老益甚在鳳翔轉運使薛向按之急不得已至河中請老以刑部侍郎致仕卒

田瑜字資忠河南壽安人舉進士歷袁郢合三州軍事推官遷大理寺丞知鹿邑建陽縣徙知蒙江二州累遷尚書司封員外郎提點廣南西路刑獄慶歷中區希範誘溪洞環州蠻叛上以瑜習知南方事就除荆湖北路

轉運使瑜檄屬郡募民擊賊又督轉粟以守要害故兵所至皆不乏食賊勢大挫徙兩浙轉運按察使杭州龍山堤歲決水冒民居輒賦芻塞之瑜與民約每芻十束便輸石一尺率五歲得石百萬為石堤堤固而歲不調民加直史館益州路轉運使改江淮制置發運使擢天章閣待制知廣州累遷諫議大夫權三司戶部副使儂智高犯邕瑜條上用兵禦賊十事智高平召對便殿具言南方山川險要所以備守之策乃以為廣南東路體

量安撫使還糾察刑獄同判吏部流内銓除龍圖閣直學士知青州城中有殺人投屍井中者吏以其無主名不以聞瑜廉得之大出金帛購賊後數日隣州民執賊以告屬歲凶多盜瑜立賞罰設方略捕格之境中肅然徙知澶州背發疽卒瑜謹厚少文而於吏事頗盡心然御下急無廉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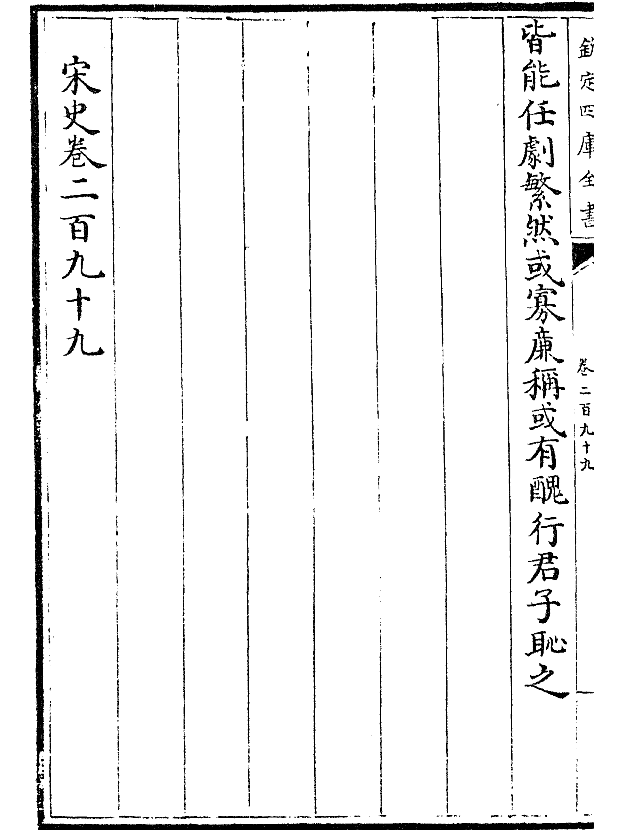
施昌言字正臣通州静海人舉進士高第授將作監丞通判滁州後以太常博士召試館職不中選遷尚書屯

田員外郎知太平州上政論三十篇入為殿中侍御史開封府判官安撫淮南還以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遷三司度支副使除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言事者以為濱棣等六州河可涉宜有城守如邊以待契丹詔昌言與宦官楊懷敏往視懷敏以為當城如邊昌言曰六州地千里又河數移徙城之甚難而無利契丹未渝盟先自困非便也或請於麟府立十二砦以拓境又詔昌言與明鎬張元度可否昌言獨以為麟府在

河外於國家無毫髮入而至今餽守者徒以畏蹙國之
虛名今不當又事無利之砦以重困財力就除知慶州
在州所為不法語徹朝廷昌言疑通判陳湜言之追發
湜罪湜坐廢昌言亦降知華州歷知滄州河陽移河北
都轉運使議塞商胡埽決河令復故道與北京留守賈
昌朝累論徙江淮發運使加龍圖閣直學士知應天府
又知延州召還會塞六塔河以為都大脩河制置使辭
弗許加樞密直學士知澶州以便役事河決奪一官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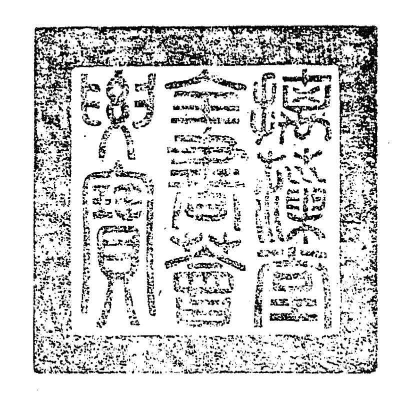
滑州又知杭州加龍圖閣學士復知滑州以老求罷乃以知越州至京師卒昌言為發運使時召范仲淹後堂出婢子為優雜男子慢戲無所不言仲淹怪問之則皆昌言子也仲淹大不懌而去其治家如此

論曰狄棐郎簡孫祖德張若谷石揚休祖士衡並以文辭高第累侍從歷方州始為名臣終鮮大過考其行事可見也李垂寧去華近不肯見宰相張洞以直言正論為大臣所忌則其抱負從可知矣若李仕衡而下十人



皆能任劇繁然或寡廉稱或有醜行君子恥之

宋史卷二百九十九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裴　謙
謄録監生臣劉銓瑛
謄録監生臣范　栩